



佐罗

ZORRO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# 佐 罗

〔美〕沃尔特·迪斯尼 著

尤颂熙 陈 莎 译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**WALT DISNEY ZORRO**

HACHETTE, PARIS, 1980

根据法国阿赛特出版公司1980年法文版译出

责任编辑：方 平

封面设计：克 鲁

**佐 罗**

〔美〕沃尔特·迪斯尼 著

尤頌熙 陈 莎 译

\* \* \*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外交部衙门31号）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4.75 字数：90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2,000

书号：17003·1020 定价：0.43元

## 写在《佐罗》前面

剑侠佐罗这个人物，该是由于我国近几年多次放映影片《佐罗》的缘故，人们已比较熟悉了，而且大多喜爱这个人物。之所以喜爱，是由于他机智勇敢，扶弱抑暴；尤其值得人们尊敬的是他做了好事而从不居功，埋名隐姓，改用假名“佐罗”（Zorro，这个西班牙字的意思是“狐狸”）。孩子们之所以喜爱佐罗，还因为他具有忽隐忽现、神出鬼没的神秘色彩和特殊的装束：头戴平顶黑呢帽，脸蒙黑面具，身着黑披风，跨上乌龙驹，还有一把所向无敌的剑和挥舞自如的一条马鞭。

其实，佐罗这个人物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在影片中介绍到中国来了。那是一部美国无声片，摄于1919年，主角是当时的武侠明星道格拉斯·范朋克，那时译为“侠盗佐罗”。此后，欧美各国拍摄的关于佐罗的长短影片不下百部，其中名噪一时的演员有美国的泰隆·鲍华（1940年）和加伊·威廉斯（1957年）。我国近年放映的是法国继菲力浦而崛起的阿兰·德隆（1974年）。1981年，美国名演员乔治·汉密尔顿又演了一部。这些片子的情节尽管各不相同，但佐罗的形象则大同小异。还有不少人把他写成小说或编绘连环画。这本小说《佐罗》就是专事描绘佐罗出世情节的一种。

其实，历史书籍并无佐罗其人的记载。那么，这个人物是

从哪里钻出来的呢？简言之，佐罗的出现，是人民某种良好愿望的反映。那时，谁也说不确切的时间，总之是西班牙殖民统治遍及南北美洲之时，西班牙国王派出的总督以及各级常驻官员（大多是军人），只要身为一地之长，他们不但“一朝权在手，就把令来行”，而且是“我即是法，法即是我”，恣意鱼肉百姓，草菅人命，奸诈残暴，兼而有之。当此之时，人们一心企望出现一个强有力者，为他们打抱不平，伸张正义，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于是，有人借着某些事件或人物的影子，设想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佐罗来。之后，一些撰书者，添枝加叶，一方面使佐罗定型，另一方面故事日益繁多，情节愈见曲折。

这并不奇怪，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出现过人们寄托希望的理想人物。例如，中国就有包公、海瑞等人物形象。虽然他们实有其人，但后世文学的描绘，早已与本人的事迹相去甚远或根本无关了。人们欣赏包公或佐罗都出于同样的心情，即他们都不畏强暴，在斗智斗勇中能出奇制胜。两者所不同的是，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同，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各异。包公手中有一定的权，可以运用法律，决断正义和邪恶；而佐罗则不同，他在无法无天或法律达不到的环境中，只能凭借机智和武力，单剑匹马来翦除强暴。凡是关于佐罗的故事，都有这个特点，本书也不例外。人们也一定注意到，他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哑巴助手贝尔纳多，正如包公之不能没有包兴，堂吉诃德之不能没有潘乔。当然，这里所谈的“法律”是统治者之法。

必须指出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，百姓与统治者之间

的矛盾,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,是无法调和的。历史已经不断证明,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,光靠一些文的包公或武的佐罗,凭借个人的正义感和英雄气,要把不平的世界打平,那只是幻想而已。何况,佐罗和包公们的所作所为,基本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,并不想推翻剥削制度。如果今天有人想效法佐罗而披挂起来,走上街头,人们就会把他当疯子看待。

然而,话得说回来,在特定历史条件下,包公与佐罗毕竟是人民所向往、所塑造而在艺术创作中相互补充而竖立起来的理想人物。他们的明辨是非、洞烛奸邪的能耐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。时至今日,甚至明天,这种精神仍有现实意义,因此,包公和佐罗同样会在舞台银幕和小说中活下去。也因此,我们把这本小小的《佐罗》奉献给读者。

克 勤

1983年11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 | 唐迭戈归来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  | 暴君        | 9   |
| 第三章   | 秘密地道      | 19  |
| 第四章   | 间谍        | 25  |
| 第五章   | 佐罗的鞭子     | 30  |
| 第六章   | 佐罗的失败     | 38  |
| 第七章   | 教士的幽灵     | 44  |
| 第八章   | 被捕者       | 50  |
| 第九章   | 绞死他!      | 57  |
| 第十章   | 密谋        | 63  |
| 第十一章  | 在德拉维加庄园   | 70  |
| 第十二章  | 决斗        | 78  |
| 第十三章  | 巴斯卡法官的晚宴  | 84  |
| 第十四章  | 诉讼        | 92  |
| 第十五章  | 加西亚的使命    | 99  |
| 第十六章  | 莫纳斯塔里奥的诡计 | 110 |
| 第十七章  | 两个佐罗      | 114 |
| 第十八章  | 教堂的盗窃犯    | 120 |
| 第十九章  | 索莱达庄园     | 125 |
| 第二十章  | 佐罗被捕      | 131 |
| 第二十一章 | 伸张正义      | 136 |



## 第一章

### 唐<sup>①</sup>迷戈归来

东方升起的太阳驱走了晨雾，“德卡斯蒂耶王后号”乘风破浪，越过太平洋，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海岸。这是一艘为海上航行而建造的大船。几个月以前，它从西班牙出发，在大西洋里和智利的合恩角附近战胜了狂风暴雨后，到达了目的地。那是1820年5月初。

① 唐(Don), 西班牙人用于贵族男子名字前面的尊称。唐娜(Dona), 用于贵族女子名字前面的尊称。——译者



水手们光着脊梁，在早晨的凉风中打着寒战，他们爬上桅杆，站在船楼上的水手长指挥他们操作。但是他们经常停下来，以赞赏的目光注视着下面甲板上进行的一场精采的击剑比武。

两名青年对峙着，他们厮杀得那么激烈，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场决斗。小个儿的叫拉斐尔·巴尔德斯，是船上的大副，也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陛下卫队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。他一步紧一步地向他对面的瘦高个发起进攻，迫使他的对手慢慢地后退。

“来吧！来吧！”巴尔德斯胜利地叫唤着。

他的对手开始有些疲劳了。他叫唐迭戈·德拉维加，他轻巧、灵活，可是他显得无精打采。在击剑过程中，他给人的印象是气力不足。虽然他防守严密，但很可能被迫退到舷墙那里。

水手长和水手们竟然好一会儿忘记了他们的工作，停下来观看这场击剑谁能得胜。大家认为大副可能赢得胜利。

可是迭戈并不示弱。巴尔德斯从右边猛刺过去，迭戈敏捷地躲过了对方的剑。

“好极了！”巴尔德斯叫喊着。

他们一来一往，一攻一守，使人眼花缭乱。

迭戈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只见他手腕一转，叮当一声响，挡住了对方的进攻，剑光闪闪，上下飞舞，两人扭成一团。他们停了下来，相互后退了几步。

“到此结束吧，吃早饭去……。”迭戈说。

迭戈猛刺一剑，转守为攻。巴尔德斯开始后退，他试图招架，但是迭戈的剑已碰到他的肩膀。巴尔德斯脸上露出了惊异和不安，显然只要迭戈愿意就可以刺透他的肩膀。

巴尔德斯不愿认输。他想来个绝招，这一招是他在房间里偷偷练出来的。他挡住了对方的剑，突然把剑头在对方的剑下滑过去，直指对方的胸口。

这一招真厉害。可是巴尔德斯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。迭戈一闪身，来个顺水推舟，只听到咣啷一声，巴尔德斯的剑被打落在地。迭戈的剑直奔巴尔德斯的喉咙。

“住手！我投降！”巴尔德斯举起双手像个处于绝望的喜剧演员那样求饶。

两人哈哈大笑。他们拿出手帕，擦去脸上的汗水。

“迭戈，我十分留恋这样美好的日子。”巴尔德斯说。“你就要离开我们了，这使我心烦意乱……。”

在这一长途旅行中，唐迭戈过得非常愉快，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能经常和巴尔德斯击剑。可是，从巴尔德斯说话的语气中，他想这不仅是在分手前的惜别之情，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事情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。“我要走了，你真的为我担心！”

“你离家三年了，”巴尔德斯说。“我想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家乡有很大的变动，我很担心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在西班牙发生混乱的时候，这里也发生了混乱。”巴尔德斯解释说。“某些军事长官取消了我们所热爱的自由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”迭戈问。“你离开加利福尼亚已经一年多了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你还记得两天前我们遇见一艘开往西班牙的‘桑托唐号’海船吗？我们的船当时发生了故障，我去拜访他们的船长，是他告诉我的。”

迭戈接到他父亲最后一封信的时候，已经意识到加利福尼亚的局势开始变坏，但是唐亚历杭德罗·德拉维加老人没有对这些困难的性质作出任何解释。然而，他要儿子立即回家，这就说明局势的严重性。迭戈起初认为可能是父亲病了。

“我不愿意让你在船上最后两天的时间里不愉快，”巴尔德斯接着说。“所以，我一直等到现在才告诉你。简单说来，一年前，任命了一个叫莫纳斯塔里奥的人为洛杉矶司令。从此，他虽然不能取消在加利福尼亚的自由，但至少取消了他管辖下的洛杉矶的自由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苛捐杂税，指控别人叛国并将他们关进监狱，他千方百计压迫人民。”

“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‘桑托唐号’船上的官员说，这个新司令企图消灭洛杉矶地区的庄园主，把他们的庄园据为己有。”巴尔德斯说。

“啊！原来如此！”迭戈喊了起来，紧握着他的剑柄。巴尔德斯不安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要镇静，迭戈，镇静点！”巴尔德斯嘱咐他的朋友。“我说，你的击剑技巧对你有帮助，但是这也可能使你冒极大的风

险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突然回去，必定要惊动莫纳斯塔里奥。他会猜想你回去的原因。看来这个人多疑。如果他知道你是击剑冠军，而且你又反对他，那么，你想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进监狱？上绞架？”

“都是可能的。如果你进行斗争，单枪匹马去对付制造白色恐怖的司令及其枪骑兵们……。”

巴尔德斯说了半句话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你要我干什么呢？”迭戈提出不同的意见。“难道要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成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，”巴尔德斯说。“总之，我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！”

现在船已经进入洛杉矶港口，靠近圣佩德罗码头。巴尔德斯叹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把手放在他朋友的肩上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。“可能我的担忧是没有道理的。局势可能没有像‘桑托唐号’官员所说的那么严重……，现在我得离开你去指挥船只靠岸。过一会儿你准备上岸时，我再来向你告别。”他匆匆地离开了。

迭戈主意不定，他不知道“桑托唐号”官员所说的是否属实，可是他为此担心。如果事实果真如此，那么巴尔德斯提醒他要小心谨慎是完全有道理的。千万不能贸然从事，公开反对司令。迭戈久久将胳膊肘子靠在舷楼窗栏上，思考着他刚才听到的一切，然后他站了起来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。

迭戈从西班牙带回来一个仆人，名叫贝尔纳多，他站在舷窗口望着这块陌生的土地，他将在此安居。

“行李准备好了吗？”迭戈问。

贝尔纳多转身过来，点了点头。这是一个中年人，身强力壮，很能干。在他光秃秃的脑门两旁长了两绺浓浓的头发，一直垂到耳边，给人以呆傻的印象。这是一种假相，相反，贝尔纳多十分聪明。可惜这个出色的仆人是先天性的哑巴。

迭戈钻到行李堆里。他问：“你把我父亲的信放在哪里了？”

贝尔纳多打开一个小皮包，拿出一叠信，递给他的主人。迭戈寻找他父亲最后的一封信，他低声念着使他担心的那一段。

“……亲爱的孩子，我心情十分沉重地要你中断在萨拉曼卡的学业并立刻回来。我不能更久地一个人对付这里的事了。我需要一个年轻、勇敢的人在我身旁……。”

根据巴尔德斯所说的，迭戈完全懂得了他父亲这一要求的含义。他的父亲——唐亚历杭德罗——是位坚强、耿直的人，善于独立思考。只是到了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求助于人。

“把这信烧了吧！”他对贝尔纳多说。

他等着仆人在桌上的杯子里把信烧毁后，接着说：“我刚才听说，我们小小的城市处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，这个暴君就是洛杉矶的司令。在我还不确切知道他的阴谋诡计之前，我得装着什么也不知道。以后再同他算帐。”

贝尔纳多拿起迭戈放在凳子上的剑，以进攻的姿态挥舞

着。

“是的。”迭戈说。“必要时，我将拿起我的剑，但是我不能公开反对这个莫纳斯塔里奥和他的士兵们。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回来的目的，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会击剑、会骑马和我反对这个暴君。相反，我要使人相信我是一个可怜的青年人，因为怕过艰苦的生活就离开了大学。当你不能披上老虎皮的时候，就披上狐狸皮(西班牙语的“佐罗”就是狐狸的意思)！从今天起，我仅仅是一个只知道念书的书呆子。”

贝尔纳多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来表示同意主人的想法。

“现在你把我击剑比赛中得到的全部奖章统统扔到大海里，你打开箱子把我最漂亮的衣服找出来。我要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，我以后就是个花花公子了。如果我父亲对我很失望，也只能如此了。”

迭戈换好衣服后，发现他的仆人手里还在拿着放有奖章的匣子，他犹疑，舍不得从舷窗里扔出去。

“扔呀！拿出勇气来！”迭戈说。“一个奖章都不能留。从现在起，我是另外一个人了。贝尔纳多，你也得变一变。今后你成为一个傻子，不仅是哑巴，而且还是个聋子。这样，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敌人的秘密。”

贝尔纳多高兴得咧开了嘴巴。他把奖章扔进了大海，他把手放在耳朵旁边，张开嘴巴，眨巴眨巴眼睛，作出一种愚蠢可笑的神态。

这时，有人敲门。

“先生,我们就要抛锚了,几分钟后,我们就上岸!”一个水手大声说着。



## 第二章

### 暴 君

一辆马车在进城的时候，被两名手持武器的士兵挡住了。从车上走下来一个青年，高高的个儿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穿戴十分讲究，手里拿了一本书。

这是唐迭戈。上岸后，他开始扮演一个新的角色。

从城门口，他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洛杉矶这一小城镇的全貌。前面就是一条大街，两旁是一些小平房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炎热，接着就是一个很小的集市广场、教堂，远处是



黑压压一片森林。

“检查行李和证件!”突然粗鲁的一声叫唤。

米格·加西亚上士——圆脸，满身冒汗的大胖子——从警卫队里走出来，朝马车走去。

“唐迭戈·德拉维加!”他大声说。“大家还以为你一直在西班牙呢!”

“是的，你瞧我回来了。”迭戈友好地回答。

在上士的身后，迭戈看到司令部的院子和房屋。

“迭戈先生，请原谅，我要检查你的行李。”加西亚说。

“请便。”迭戈很有礼貌地回答。

他转身向贝尔纳多打了个手势，让他打开行李。

“他是个聋哑人?”加西亚惊奇地问。

迭戈点了点头。在贝尔纳多把行李从车上拿下来的时候，他继续看他的书。

“行了。”上士检查完行李说。“我去报告司令，说你回来了。”

他朝司令部走去。

这个时候，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迭戈转过脸来一看，看见一队枪骑兵正从城门洞进来。他们簇拥着一个被捆绑在马背上的人，脸上伤痕累累。这个被抓的人叫唐纳乔·托雷斯，一位受众人尊敬的庄园主，德拉维加家族的老朋友和邻居。

迭戈感到非常气愤，但克制住了。

“啊，你是唐迭戈·德拉维加吗?”突然传来了一阵嘲弄的笑声。